

# 聖誕溫室

聖誕節將至，香港街頭節日氣氛漸濃，近日，尖沙咀1881 Heritage以「Botanical Christmas」為主題，將巨型的維多利亞式溫室植物園帶來1881中庭，高達十二米的聖誕溫室裏豎立了約四米高的聖誕樹，擺設綠色雕花長檯，靈感源自富衛1881公館保存的鑄鐵露台，吸引了大批市民打卡。

中通社



## 市井萬象

# 有些錯，抱憾終生

人無完人，只要是大人還是小孩子，總有機會犯錯。孩子在學習上出錯比較顯而易見，譬如寫中文字時，明明是心字旁，但錯寫成言字旁，或者寫英文字時忘記了把生字的頭一個字母大寫，又或者做數學題時，忘記了先乘除後加減。這些錯誤均會被老師扣減分數，直接影響成績，不過這些都是小錯失，是無傷大雅的，可以彌補，可以原諒。

然而有些錯，卻是會抱憾終生，絕對犯不起的，例如吸毒、販毒、運毒、謀財害命。

我很小的時候跟家人住在九龍慈雲山公共屋邨，毒品和癮君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慈雲山一帶仍十分普遍，情況有些類似那個令人聞風喪膽的「三不管地帶」九龍城寨。爸爸教育程度不高，不會說什麼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「少壯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」「行行出狀元」等大道理，但就會經常告誡我們幾兄弟切忌沾上毒品，因碰上毒品就代表「成世玩完」。爸爸說他目睹不少街坊因為毒癮而導致借錢度日、散盡家財、家破人亡、妻離子散，說染上毒癮的人會偷竊、打劫、搶錢，甚至為毒品殺人，一切為非作歹、喪盡天良的壞事也幹得出，又說癮君子就算想戒也戒不掉，因為戒毒不像戒煙，過程會生不如死，

是非常痛苦的，所以語重心長地表示吸毒這個錯，是我們永遠也犯不起的。

爸爸以前這樣訓導我，現今我亦會用同樣一番話來告誡自己的孩子，有些錯是回不了頭的，一旦沾上毒品，一定追悔莫及、恨錯難返、痛不欲生。如果為了利益而運毒、販毒，那更是彌天大錯，有些國家及地區對毒販的判罰是死刑，可見運毒、販毒的代價是賠上性命，連改過自新的機會也沒有了。

足球員在比賽中犯錯也屢見不鮮，但因為球場上一個過失而丟掉性命，便聳人聽聞了。一九九四年世界盃在美國舉行，六月二十二日，大熱門哥倫比亞隊在第二場分組賽對陣東道主時，後衛艾斯高巴不慎把對手的傳中球踢進己方大門，這個錯誤間接使哥倫比亞隊以一比二見負，無緣十六強淘汰賽。艾斯高巴回國後，被一名哥倫比亞狂熱球迷開槍射殺於酒吧門外。很多人俱料想不到，一名足球員居然會因一個「烏龍球」而喪失生命。不過這件事錯的並非艾斯高巴，而是那名視人命如草芥的瘋狂球迷。

另外，與安全有關的事情，也是不容許出半點差錯的，例如列車維修師傅和升降機維修員如果敷衍了事，沒有盡忠職守把好好檢查關，一旦列車或升降機出了意外，肯定難辭其咎。安全與否跟生命攸關，難道維修師傅可以說自己是因為睡眠不足、精神狀態不佳而導致一時疏忽，然後叫人網開一面嗎？由此延伸來看，一眾司機們也是任重道遠。

一九九一年秋天，余光中在台北的《聯合報·副刊》發表組詩《三生石》，講夫妻「生死別離」的，意境淒清，卻引起熱烈的反應。詩人把夫妻比喻為一對蠟燭，年邁了，「……燭燭越燒越短／夜啊越熬越長／最後的一陣黑風吹過／哪一根會先熄呢，曳着白煙？……」小說家高陽讀後，稱其寫「伉儷情深，一至於此」，乃賦詩以和：把《三生石》四章譯寫為四首七絕，幾天後在同報發表。香港的宋淇讀到余詩與高詩，在給我的長信中說「《三生石》的成就值得大書特書」。香港作家聯會前會長曾敏之則撰文稱，讀着組詩的第四首《紅燭》「我悽然垂淚了」，它是「寫生離飲恨的傑作」。讀此詩時，我還「年輕」，卻也深深感動，對其詩情和詩藝念念不忘。

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在成都大學講余光中的詩文，很想舉《三生石》為例，卻認為不是時候：這些日子余太太（我數十年來都這樣稱呼她）病重住在高雄的醫院，正當風燭殘「月」，講《紅燭》會引起不吉利的聯想。

我選了《珍珠項鍊》。和《三生石》的凄美不同，它寫夫妻生活，氣氛溫馨柔麗。話說一九八六年余氏伉儷慶祝三十年的珍珠婚，詩人在香港一珠寶店購買珍珠項鍊送給太太；選購時神思翩翩，比喻大師又一次「情信辭巧」寫出傑作。看他怎樣把三十



## 燈下集

楊田田

《銀元時代生活史》是中醫師陳存仁關於舊上海生活的札記。陳存仁出生於世代經營綢緞的家族，幼時生活優渥，人生中的第一個「銀元」就來自姑母的壓歲錢。但他在七八歲時，家道中落，父親早亡，陷入貧窮。幸虧他個人努力勤奮，憑藉伯父的資助完成學業，又通過師從著名中醫，逐步在中醫界打響名堂，成為民國時代上海的著名中醫。

本書的第一大看點，是通過作者的視角窺見當時的名人軼事，從一個新視角感悟歷史。作者通過行醫，結交社會名流，也和三教九流打交道。本書詳細敘述了作者與右任、章太炎、吳稚暉等名人的交往，這些名人的特徵（如于右任的清廉耿直、章太炎的不修邊幅）躍然紙上。此外，作者也不避諱地談及當時上海灘的「白相人」的軼事。他們大多霸道蠻橫、不可一世，作者雖為他們治病，但謹慎地與這些人保持距離。後來，這些人均不得善終，也體現了作者深信的「因果論」。

# 中醫師生活札記

本書的另一大看點是紛繁而精確的物價。百物無論巨細，在書中均有標明價格，作者在每一頁都寫價格，還不忘點評性價比，輔以估算漲價幅度。從一道菜、一朵花、一本書到一套住宅、一塊地皮，萬物均有價。在字裏行間中，我體會到作者的「錙銖必較」。想來，這與作者出生於經商家庭、少年時曾「由富到貧」，後來靠自己拼搏上流的經歷有很大關係，也與前輩（如丁福保）傳授給他的理財之道相關。所謂「你不理財、財不理你」。作者在儲蓄、花費、投資中取得較好平衡。他一邊通過置業、買賣古書古錢幣、辦報出版等獲得大量收入。另一邊，他沒有接納不義之財，主要的花費也僅限於看電影和購書。如果不是因為日軍侵華、上海淪陷、銀元體系崩潰，作者應能躋身富貴。

此外，作者對物價執著至極的寫作方法，也影響了一些當代作家。比如，近來有一些知名網文，如《詭秘之主》，也採用了這種寫作方法。

總的來說，民國時的上海，傳統和摩登切換，社會變遷巨大，頗有特色。陳存仁以日記為工具，以他所處的階級視角，成為那個時代忠實的記錄者。書中的跋提到，上世



▲陳存仁著《銀元時代生活史》。

紀八十年代風靡一時的《上海灘》聘請了陳存仁當顧問，可見他在敘述民國軼事方面的權威。讀者如有興趣一窺民國時上海生活，《銀元時代生活史》是一個很好的選擇。

## 自由談

周軒諾

准風物談

## 准風物談

胡竹峰

很少有記憶中那麼冷的冬天了。前年暖冬，去年暖冬，今年依舊暖冬，時令早過了霜降，依舊暖陽高照，不知明年氣候是否依舊。立冬後，幾場雨下過，天氣方才一日日冷下來，終於凝露為霜。霜落在枯枝上，落在竹葉間，落在草叢裏，瑩瑩亮光。深秋時節，在九華後山，登高遠望，友人隨口吟誦出湯顯祖的詩「不知海上金輪月，夜夜神光放白毫」一句，感覺大佳，好在神光白毫之喻。霜之美，正是美在白毫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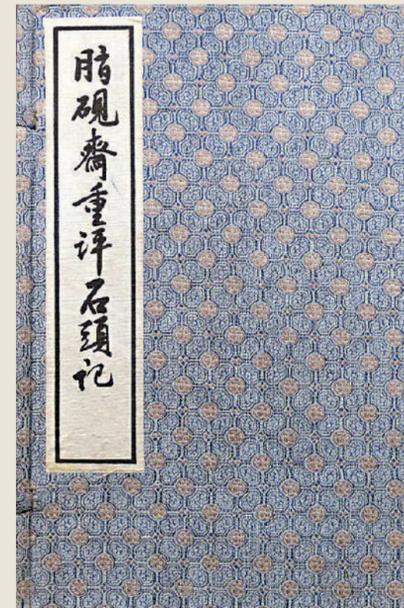
霜來了，雪也來了。城市四季不同，底色到底相似，雪天不像鄉村有靜氣，到底乏味，於是翻書，庚辰本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。書上寫冬日事，商議大家作詩。賈寶玉記掛心裏，一夜沒得好睡，天亮了就爬起來。掀開帳子一看，窗上光輝奪目，心內早躊躇起來，埋怨定是晴了，日光已出。一面忙起來揭起窗簾，從玻璃窗內往外一看，原來不是日光，竟是一夜大雪，下將有一尺多厚，天上仍是搓綿扯絮一般。寶玉此時歡喜非常，忙喚人起來，盥漱已畢……忙忙前往蘆雪庭。

出了院門，四顧一望，並無二色，遠遠的是青松翠竹。賈寶玉走至山坡下，順着山腳剛轉過去，寒香拂鼻。回頭一看，恰是妙玉門前櫺翠庵中有十數株紅梅花開得如胭脂一般，映着雪色，分外顯得精神。不多時，大家都到了蘆雪庭。鳳姐也想說一句

# 初雪後記

在上頭，說下雪必有風，聽了一夜北風，起句道：「一夜北風緊。」眾人相視而笑，說這句不見底下的，正是會作詩的起法，不但好，而且留了多少地步與後人。年少讀到這一節，記得最深刻，知道不獨詩詞文章如此，世間的事，也要不見底下，更要留地步與後人。不可將話說滿，不可把事做絕，如此才得法，如此才是大道。

合上書，暮色圍上來，看那雪，低眉順目，沒有張揚的意思，到底下不大。雨要小，雪不妨大，大雪方有味道。記憶中幾場北國大雪，隱隱有刀



▲庚辰本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。

光，隱隱有劍影，天地之間瀟灑有殺伐氣，好似玉龍相鬥，鱗甲亂飛。《紅樓夢》的意思少一些，《水滸傳》意思濃一些。推門外出，冷風吹在人身上，戰栗難耐。冬日風少亦嫌其多，熱天風多只恨其少。雪光照過，寒氣森然。屋檐下還有幾根細長的冰錐，湊近前，一時寒氣逼人。古人說刀劍的鋒刃也作寒氣，見過一把好劍，近前只覺一股寒氣撲面而至，激得鼻中不禁一酸。劍身光華映照人面，鋒刃處隱隱飄逸出冰水涼風。

還是書上寫到的事——  
寒光閃動，一柄青鋼劍倏地刺出，指向中年漢子左肩，使劍少年不待劍招用老，腕抖劍斜，劍鋒已削向人家右頸。那中年漢子豎劍擋格，鏗一聲響，雙劍相擊，嗡嗡作聲，震聲未絕，雙刃劍光霍霍，已拆了三招。中年漢子長劍猛地擊落，直斬少年項門。那少年避向右側，左手劍訣斜引，青鋼劍疾刺那漢子大腿。

少年尚武，仰慕的人是拳師、刀客、劍俠。只是拳師霸蠻，刀客冷峻，不如劍俠又俊逸又瀟灑，讓我嚮往。出拳如風或者刀光凜凜固然佳妙，卻遠不及劍氣如虹風姿卓越。書上的劍客更有好模樣：  
臉色蒼白，頗顯憔悴。但一張清癯俊秀的臉孔，劍眉入鬢，鳳眼生成。

身穿白色長衫，臉如冠玉，目似崩星，輕袍緩帶。  
長身直立，白衣如雪，腰旁漆黑的劍，狹長古老，乃天下利器，劍鋒三尺七寸，淨重七斤十三兩。



## 人與事

黃維樑

# 送別護泉人范我存

一九九一年秋天，余光中在台北的《聯合報·副刊》發表組詩《三生石》，講夫妻「生死別離」的，意境淒清，卻引起熱烈的反應。詩人把夫妻比喻為一對蠟燭，年邁了，「……燭燭越燒越短／夜啊越熬越長／最後的一陣黑風吹過／哪一根會先熄呢，曳着白煙？……」小說家高陽讀後，稱其寫「伉儷情深，一至於此」，乃賦詩以和：把《三生石》四章譯寫為四首七絕，幾天後在同報發表。香港的宋淇讀到余詩與高詩，在給我的長信中說「《三生石》的成就值得大書特書」。香港作家聯會前會長曾敏之則撰文稱，讀着組詩的第四首《紅燭》「我悽然垂淚了」，它是「寫生離飲恨的傑作」。讀此詩時，我還「年輕」，卻也深深感動，對其詩情和詩藝念念不忘。

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在成都大學講余光中的詩文，很想舉《三生石》為例，卻認為不是時候：這些日子余太太（我數十年來都這樣稱呼她）病重住在高雄的醫院，正當風燭殘「月」，講《紅燭》會引起不吉利的聯想。

年的生活濃縮為三粒珠子：

「……就這樣，三十年的歲月成串了／一年還不到一寸，好貴的時光啊／每一粒都含着銀灰的晶瑩／溫潤而飽滿，就像有幸／跟你同享的每一個日子／每一粒，晴天的露珠／每一粒，陰天的雨珠／分手的日子，每一粒／牽掛在心頭的念珠／串成有始有終的這一條項鍊／依依地靠在你心口／全憑這貫穿日月／十八寸長的一線姻緣。」

這也是一首讀者反應熱烈的詩。在香港買了禮物後，余先生及其「根德夫人」（香港人說法，意指跟着丈夫出席活動的妻子）飛到渥太華，對一群華人演講、誦詩。誦《珍珠項鍊》時，贏得的掌聲最多；掌聲過後，是在座太太們的埋怨：丈夫不送項鍊，更不提獻詩。

我在香港讀到報刊上余先生的作品，或余先生親自寄來的詩文，常常會轉寄給內地一些好友，如長沙的李元洛。湘子多才且多情，讀後彩筆快捷成《大珠小珠落玉盤》長文，在報刊發表，成都的流沙河也撰文高評此詩。李元洛且曾數次對着滿堂聽眾，背誦這首名詩。

二十四日成都大學的講座完畢，好幾個女學生和我拍合照，看來她們都非常喜歡這首詩的雅麗多情。啊，露珠，雨珠，念珠，真是情深款款的大手筆。就在演講的翌日，余幼珊微信來告：媽媽二十四日晚上往

生了。二十四日上午我避免《三生石》，只講《珍珠項鍊》，而余太太於是日晚上安息了。「念珠」，此後大家懷念余氏伉儷，還會懷念這首珍珠一般的詩。

今年學術活動多，安徽師範大學邀請我在十二月初做一場演講。我提供四五個題目讓主持的教授選擇，余光中的吸引力大，他選定的題目是《用〈文心雕龍〉理論析評余光中詩文名篇》。屆時我當可講《三生石》了。

《紅燭》寫的兩支蠟燭，從新婚燒到晚年，一陣黑風吹來，一支先熄滅。組詩《三生石》的首章《當渡船解纜》，就此接上了末章《紅燭》的情景：詩人先走了，妻子在茫茫水域的此岸揮手相送；然後是詩人「在對岸／苦苦守候／接你的下一班船／在荒荒的渡頭／看你漸漸地靠岸／水盡，天迴／對你招手」。敲鍵盤到這裏，我不禁潸然淚下。恩愛夫妻到了晚年，到了其一先走的時候，都會有這樣的揮手和招手。

一九六九年我赴美國留學，翌年獨自駕車六百英里到科羅拉多州拜訪詩人，初見余氏《鄉愁》中的「新娘」。一九七六年起，我與光中先生同事於香港中文大學，與伉儷更時時相見相聚。一九九〇年代起，余先生在內地多次朗誦《鄉愁》，到了「長大後／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／我在這頭……」，情景來了：他

的手揮向觀眾席，接着朗聲道「新娘在那頭」，而那位資深的「新娘」就站起來，靦腆含笑向觀眾點頭。這是個「余粉」難忘的場面。

數十年來余太太給我留下來的珍貴可愛的鏡頭太多了。余先生曾說杜甫固然偉大，但讓他感到「掃興」的，是杜甫贈內的詩只有一首；他可不同，寫過很多詩給妻子。范我存是丈夫詩歌的靈感和題材，是丈夫一生的守護者，當然更是余氏全家的護持者。現在，詩人在渡頭向妻子招手，我們則向她道別。下面是我的輓聯並註釋，藉以表達送別之意。

我思我在蘭心巧手談文解藝精編中國結  
存美存真教女相夫為善輔仁樂做讓泉人

作者註：高雄時期的范我存女士，除了主持家務，協助夫君文事之外，還當過高雄市美術館義務解說員，深受藝術愛好者歡迎。她巧織中國結，並收集其作品編成《玉石尚》一書，精美絕倫。年前捐贈其收藏古玉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以饗師生。散文家張曉風教授曾發表文章《護井的人》，表述范女士對夫君事業的貢獻。拙作的下聯倒數第二字，應為平聲字，而「護井人」的「井」字仄聲，故改為平聲的「泉」字。余光中為泉州永春人，一生佳作傑篇如春泉湧現，此改動諒可獲理解。